# 鐵圍山叢談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鐵圍山叢談
卷五

► 卷六

藝祖始受命，久之陰計：「釋氏何神靈，而患苦天下？今我抑嘗之，不然廢其教也。」日且暮則微行出，徐入大相國寺。將昏黑，俄至一小院戶旁，則望見一髡大醉，吐穢於道左右，方惡罵不可聞。藝祖陰怒，適從旁過，忽不覺為醉髡攔胸腹抱定，曰：「莫發惡心。且夜矣，懼有人害汝，汝宜歸內，可亟去也。」藝祖動心，默以手加額而禮焉，髡乃舍之去。藝祖得促步還，密召史謹小琯：「爾行往某所，覘此髡為在否，且以其所吐物狀來。」及至，則已不見。小琯獨爬取地上遺吐狼籍，至御前視之，悉御香也。釋氏教因不廢。

釋氏有旃檀瑞像者，見於內典，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，而優填王思慕不已，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，攝匠手登天，視其相好，歸而刻焉。釋氏者，身長丈六尺，紫金色，人間世金絕不可擬。獨他方有旃檀木者，能比方故也。瑞像則八尺而已，蓋減師之半。當釋氏在忉利時，適休夏自西，遂由天而下，其瑞像乃從空而逆之，即得受記：「汝後於震旦度人無量。」其後藏龍宮，或出在西域，諸國援其說甚怪，語多不載。至梁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，以天監之十有八年，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，因置之金陵瓦棺閣。傳陳、隋、唐，至偽吳楊氏、南唐之李氏，迄本朝開寶，既降下江南，而瑞像在金陵不涉。及太宗皇帝以東都有誕育之地，乃新作啟聖禪院。太平興國之末，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，而內於啟聖，置兩側殿。其中如正寢者，則熙陵之神御也。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。大觀間，魯公因奏請：「願以側殿之瑞像，復之於正寢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特命將作監李、內臣石壽主之。故事，奉安必太史擇時日，教坊集聲樂，有司具禮儀，奉彩輿而安置之焉。及樂大作，彩輿者興，轉至朵殿，將上入正寢，

則朵殿橫梁低，下不可度瑞像輿。又奉安時且迫，眾為愕懼。李監者恃其才，笑曰：「此匪難也。」亟召搭材士雲集，命支撐諸棟梁，盡斷之以過像。適經營間，則主事者大呼曰：「勿鋸，勢若可度矣。」萬眾亟問回顧，則見瑞像如人脅肩俯，彩輿乃得行，遂達正寢。於是上下鼓舞，駭嘆所未曾見，往往至泣下，因即具奏。當是時，祐陵意向浸已屬道家流事，頗不肯向之，又素聞慈聖光獻曹後曾禮像而於足下嘗度線。且故事，奉安則翌日天子必幸之。昧爽，上自以一番紙付小珰曰：「汝持此從乘輿後。」至是，上既焚香立，俟近輔拜竟，乃臨視，取小珰所持紙，命左右從足下度之，則略無纖礙。於是左右侍從凡百十，咸失聲曰：「過矣。」上乃為之再拜。蓋自神州陸沈，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。

元祐歲壬申，魯公時帥長安，因旱，用故事，上請禱雨於紫閣。紫閣者，終南之勝地。及報可，乃以軍府事付諸次官，而自攜帥幕兵甲行，才一夕矣，翌旦飯竟，與僚屬共歇大樹下。樹旁有神祠焉，兵將則多入其間，坐未定，忽群走奔出。長安素號多虎，在外者睹人自祠廟中出奔，疑有虎伏於廟，於是眾爭鳴鑼伐鼓，露白刃圍守魯公。公曰：「徐之。」召出奔者，即究其所以。乃曰：「祠殿上有土偶人，旁積楮錢，中若有物動搖者，故疑其為虎。」公謂不然，乃命二指使：「汝入往瞰。」則竊笑而出，報曰：「乃一裸婦人坐楮錢中，以楮錢自障其身爾。」公心動，拉賓從往共視焉。才見公，則長揖曰：「奉候於此三日矣。」公曰：「某何人，辱仙姑惠也。」復曰：「本欲蜀中相見，休止於此，相見可也。」公曰：「某帥長安。」則又曰：「本待於蜀中相見爾。」因自舉手撫土偶人，而謂公曰：「此亦有佛性。」公因嬲云：「此乃泥土瓦礫合成，安得有佛性耶？」則亦嘻笑曰：「不然。一則非一，二則非二，當如是解。」遂起揖引去，公亟展兩手橫障之，曰：「願以仙姑下山，使萬人共瞻仰，豈不美哉！」因顧公曰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裸其體略不畏恥，委蛇而去矣。望之，行甚緩，倏已在廟背山之上焉。公悔，亟遣人追其蹤，則已不見，竟罔測為何人。公疑其為觀世音大士，然世多謂之「毛女」。魯公自紫閣禱雨還，才逾月，果遷龍圖閣學士，帥成都。

老王先生老志，道人前事未來者，凡有幾，罔不中。韓文公粹彥，吾妻父也。嘗得其手字曰：「憑取一真語，天官自相尋。」不月餘，自工部除禮部侍郎。小天一日命吾紹介，往見之。老志喜，即語小天曰：「紫府真人。」小天亦疾應曰：「先公魏國薨後，有家吏孫勔日主灑掃，因射大黿死被追，故有紫府真人事。或書於青瑣小說不謬也。」老志又曰：「紫府真人，實陰官之貴，匪天仙。魏公功德茂盛，近始升諸天矣。其初玉華真人下侍者也。」小天疾應曰：「乃玉華真人不侍者也。」二人相語，即啐喙同時。吾大為之駭。小天徐語吾及老志曰：「先公晚在鄉郡，但寢與食外，朝夕惟處道室中靜默，

有獨坐至夜分者。未薨之前，遂自悟其身乃玉華真人下侍者也。」時吾嘆息不已，而老志喜色自布宅。此事獨吾得久矣，恨世猶未知也。仰惟魏忠獻王全德祐世，為本朝宗臣第一。然其始也，一真人下侍者而已。今人動自負道家真伯，釋氏果位，恐悉過矣。得不勉旃！

開寶寺災，殿舍既雄，人力罕克施。魯公時尹天府，夜帥役夫拯之，煙焰屬天矣。睹一僧在屋上救火狀，亟令傳呼：「當靳性命，不宜前。」僧不顧，處屋上，經營自若。俄火透出，屋壞，僧墜於烈焰中。人憤其不韙，快之。則又見在他屋往來不已。益使傳呼：「萬眾在是，猶不可施力，汝一僧詎能撤也？」又不聽，則復墜。如是者出沒四三。竟曉火熄，人謂是僧必死。於是天府吏檢校寺眾，則俱在，無一損。獨於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形面焦赧。汗珠如雨，猶流未止，故俗號「救火羅漢」。後數遊福勝閣下，魯公指示，得識之。

劉快活，信之黯卒也，不知何地人。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，適有所遇，遂能出神，多作變怪。與人言，率道人吉兇，雅有驗。每自稱「快活」，故時人呼之為「劉快活」。喜出入將相貴人門，又能為容成術。所與遊從老媪，皆度為弟子，容色光異，或多至八九十歲。快活上至百歲，然世常見獨作五十歲顏狀爾。嘗從丞相曾布在東府。一夕廑三鼓不得寐，呼侍婢執燭視，室中有聲。侍婢曰：「此鼠嗡爾。那得在帽籠中耶！」試舉手啟帽籠，則有一劉快活屍許大，因忽不見。時劉快活在外，方與門客對寢，呼門客曰：「適誤入公內，幾不得出也。」始知其為戲。魯公每飲之酒，無不大醉。夜乃吐出魚肉，穢惡狼藉。旦、人為屏除去，悉御香也。後之雍丘，云雍丘其鄉井，一日屍解去。時都邑又有一人，號風僧哥，亦　　狂，時時言事多中。然風僧哥遇見劉快活，輒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，世莫曉其故。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者耶？

魏漢津，黯卒也，不知何許人。自云遇李良仙人，以其八百歲，世號「李八百」者。得屍解法已六世，屍解復投他屍而再生。漢津嘗過三山龍門，聞水聲，謂人曰：「下必有玉。」因解衣投水，抱石而出，果玉也。崇寧中召見，制《大晟樂》，鑄九鼎，皆其所獻議。初樂制，一日與宦者楊戩在內後苑，會上朝獻景靈宮還，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。上望之喜，遣小閹傳旨撫問。漢津因鞠躬以謝。及還內，戩至，上曰：「漢津能出觀我耶？」戩曰：「不然。早自車駕出，漢津同臣視鑄工。方共飲，適聞蹕還，臣舍匕箸，遽至於此，然漢津不出也。」上曰：「我適見之，豈妄乎？」因呼小閹，具證其故，戩愕然。知漢津能分身，上雅重之。漢津明樂律，曉陰陽數術，多奇中，嘗私語所親曰：「不三十年，天下亂矣。」鼎樂成，亦封先生號。然漢津每嘆息，謂猶不如初議，未久

死。幾年，忽有人自陝右附漢津書歸其家者，仍遣封以示魯公，始驗為屍解云。

老王先生老志者，濮人也。事親以孝聞，幼曾為伯母吮疽。初去為漕計吏，持心公平，能自守一，毫厘不受人賄，閱二十年。其後每往來市間，遇一丐人，見輒乞之錢。一旦丐人自言：「我鐘離生也。」因授之丹。老志服其丹，始大發狂，遂能逆知未來事。翰林學士強淵明，紹聖初為教官，過濮見老志。授之書曰：「四皓明達」，且謂：「淵明必貴，而主是事時，吾亦與汝相見於帝闕矣。」及政和時，貴妃劉氏薨，追謚為明達皇後，其制書果淵明視草，始悟「四皓」者，賜號也。時大僕卿正亶薦之，召老志館於魯公賜第。上遣使詢明達事，老志曰：「明達後乃上真紫虛元君。」且能傳道元君語以白上，而上語亦遣白元君。事甚夥，然頗迂怪。一日，喬貴妃使祝老志曰：「元君昔日與吾善，今念之乎？」明旦，老志密封一書進，上開讀，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。喬貴妃得之大慟。此亦異也。詔封洞微先生。當是時，郊天而天神為出，夏祭方澤而地祇為應，皆老志先時奏而啟發之。又士大夫多從而求書字，其辭始若不可曉，後卒合者十八九，故其門如市。魯公謂：「慶賞刑威，乃上之柄；縉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，且不經。」而老志亦謹畏，乃奏斷之。老志日一食，獨湯餅四兩，冬夏衣一襲。後云：「見師責以受羅穀之服，且處富貴，不知厭足。」凡有衣六七襲，悉封還魯公。及病，乃力匄歸，久之病甚，上乃許其去。及步行出就車，不病也，歸濮而死。葬日，又云「若有笙簫雲鶴焉」。老志又獻乾坤鑒法，上命鑄之。鑒成，老志密奏謂：「他日上與鄭後皆有難，深可儆懼，願各以五色流蘇垂鑒，置於所處之殿，且臣死之後，時時坐鑒下，記憶臣語，切謹慎，必思所以消變者。」

小王先生仔昔者，豫章人也。始自言遇許遜真君，授以《大洞．隱書》，豁落七元之法，能知人禍福。老志死後，仔昔來都下。上知之，召令踵老志事，寓於魯公賜第。大抵巧發奇中，道人腹中委曲，其神怪過老志，逆知如見。又自言晝見星，事多不及載。詔封通妙先生。然魯公浸不樂，從容奏曰：「臣位軸臣輔政，而家養方士，且甚迂怪，非宜。」上甚然之，乃徙之於上清寶箓宮。仔昔建議，九鼎神器，不可藏於外，於是詔內鼎於大內。其後，宮人有為道士亦居寶箓宮者，以奸事疑似發。因逐仔昔。仔昔性傲，又少戇。上常以客禮待仔昔，故其視巨閹若奴僕，又欲使群道士皆師己。及林靈素出，眾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遜，下開封獄殺之。陷仔昔者，中官馮浩為力。仔昔未得罪時，先以書示其徒曰：「上蔡遇冤人。」仔昔死甫四年，而馮浩以罪竄，適行至上蔡縣，上命殺之焉。靖康初，言事者至謂魯公嘗欲使仔昔錦袍鐵幘，以取燕山，蓋誣云。

皇太子始冊拜，將廟見，其禮儀甚盛。禮應乘金輅，建大旗，而議者從中大不然。於是

中宮遽辭而止，獨前一夕設鹵簿於左掖門外，翌日質明，但常服御馬入太廟，更禮衣，冠遠遊，執九寸圭而款祖宗焉。當是時，清道親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，父老都人爭縱歡呼。眾中一父老忽嘆息曰：「我昔頻睹是傳呼，今久不聞此聲矣。」考之仁廟雖嘗在東宮，然罕出，又未幾即大位。獨真宗為皇太子歷年，且數出入。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，為年當百二十餘，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。時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，聞，亟使散索，已忽不見。

政和丙申，汴渠運舟火，因順流直下犯通津門者，號東水門也。通津既焚，而火勢猛甚，旁接□觀。其日，真武見於云間，神吏左右儼然，萬眾皆睹。

僧道楷，淄川之村夫也。始事真華嚴者，不省，乃自取一木橫置大井上，端坐作禪觀且七年。一旦大悟，便操筆作文偈，無不通解，道價日盛。大觀間，住持東都之淨因禪院。有天府尹李壽者，雖法家，然喜禪學，特愛重楷。時因陛見，力譽之。上曰：「朕久已欽其名矣。」李壽退。上即命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，而加賜四字禪師號者，釋氏之異數，然楷初弗知也。中使忽持禮來，楷不肯受。又故事，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使，號「書送」，而楷曰：「豈可以我故為常住費？」又止不予。中使人亦悵不樂，遂苦辭不受。久之，上乃命李尹諭旨，禮重殷勤，然楷不回也。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，而志益確。上始大怒，命坐以違制罪焉。始追逮楷天府，即有僧俗千許人隨之至庭下。李尹慚，因不敢出，獨使其兩貳官主斷。而少尹者顧問：「是僧七十有幾耶？」楷曰：「六十有二矣。」二人默，相視失色，即呼醫。醫至，又曰：「是僧瘦悴，疑若疾病狀，行可驗之。」楷又大言曰：「道楷平生無病。」二人因低首私語：「如此則當杖矣。」楷笑曰：「不受杖待何時乎？」於是編管沂州，蓋鄰淄川，將俾近其鄉井，實李尹意。至沂，則道侶從之學益熾。楷又厭之，一旦忽去，眾走求諸郊野，乃於山中得。遂即山之上為立精舍，而止其間焉。後十許年乃死。方其死時，招聚大眾曰：「汝等偕來，嘗吾大酸餡」。食竟，獨入深山，久不出。眾往視之，坐石上，已跏趺而化矣。嘗謂浮屠氏時有立志若是者，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之，何哉？

道士李德柔，字勝之。能詩善畫，酷肖於傳神寫照，出入公卿門。東坡公有詩敘尹尊師可元甫生於李氏者，德柔也。魯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，數為大筆書之。其後，天子方向道家流事，尊禮方士，都邑宮觀，因浸增崇侈。於是人人爭窮土木、飾臺榭、為遊觀，露臺曲檻，華僭宮掖，入者迷入。獨德柔漠然，益示為樸魯。群黃冠多揶揄之，遂聞於上。上曰：「德柔貧耶？」命賚錢五百萬，俾新作其齋房。德柔不得已拜受，乃為一軒，而名之曰「鼠壤」。上笑，亦為之御書金字榜之。宣和甲辰春，德柔一日報吾：

「熒惑入端門守內，有旨屏皇城，增貯水器。我始寤熒惑星元解放火耶？吾不能答。其後，竟坐誚神霄事被逐。嘗謂世不乏人，人弗之知爾，蓋亦不得以一切論也。

宣和歲己亥夏，都邑大水，幾冒入城隅，高至五七丈，久之方退。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於大內明堂頂雲龍之上，凝立空中，風飄飄然吹衣為動，傍侍惠岸、木義皆在焉。又有白衣巾裹，跪於僧伽前者，若受戒諭狀，莫識何人也。萬眾咸睹，殆夕而沒。白衣者疑若龍神之徒，為僧伽所降伏之意爾。上意甚不樂。

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，實上元節。故事，天子御樓觀燈，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。天子時從六宮於其上，以觀天府之斷決者，簾幙重密，下無由知。是日，上偶獨在西觀上，而宦者左右皆不從，其下則萬眾。忽有一人躍出，緇布衣，若僧寺童行狀，以手指簾謂上曰：「汝是耶，有何神？乃敢破壞吾教。吾今語汝，報將至矣。吾猶不畏汝，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？」時上下聞此，皆失措震恐，捕執於觀之下。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，且親臨其上。則又曰：「吾豈逃汝乎？吾故示汝以此，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。聽汝苦吾，吾今不語矣。」於是垂掠亂下，又加諸炮烙，逼詢其誰何。略不一言，亦無痛楚狀。上益憤，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沖妙，世號宋法師者，亦神奇，至視之，則奏曰：「臣所治者邪鬼，此人者，臣所不能識也。」因又斷其足筋，俄施刀臠，血肉狼籍。上大不怡，為罷一日之歡。至暮終不得為何人，付獄盡之。嗚呼，浮屠氏實有人。

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。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邇。一日，令尹某入寺，見數泥像，乃坐亡僧也。令尹為改觀，且嘆息，顧謂群髡曰：「是亦有坐亡者耶？甚不易得。胡為置諸庭，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？」其間，一髡號敏爽，亟前對曰：「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。」聞者笑之。

鐵城有寓士成君相如，酷喜道家流事。吾問之：「子有所睹耶？何迷而桓春？」成君曰：「有也。我以少年時未識好惡，頃在桂林與一韓生者遊。韓生嗜酒，自云有道術，初不大聽重之也。一日相別，有自桂過昭平，同行者二人，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。而韓生亦來，夜不睡，自抱一籃，持匏杓出就庭下。眾共往視之，即見以杓酌取月光，作傾瀉入籃狀。爭戲之曰：『子何為乎？』韓生曰：『今夕月色難得，我懼他夕風雨，儻夜黑，留此待緩急爾。』眾笑焉。明日取視之，則空籃弊杓如故，眾益哂其妄。及舟行至昭平，共坐江亭上，各命僕廝辦治肴膳，多市酒期醉。適會天大風，俄日暮，風益急，燈燭不得張，坐上墨黑，不辯眉目矣。眾大悶，一客忽念前夕事，戲謾韓生者：『子所貯月光今安在？寧可用乎？』韓生為撫掌而對曰：『我幾忘之。微子不克發我意。』即狼狽走，

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，則月光瞭焉，見於梁棟間。如是連數十揮，一坐遂盡如秋天夜晴，月色瀲灩，則秋毫皆得睹，眾乃大呼，痛飲達四鼓。韓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籃，夜乃黑如故。始知韓生果異人也。」成君又謂吾曰：「我時舟中與韓生款曲，輒數夕，亦屢邀我索授其爐火及存養法，然我不聽。及別去，不知所在。後聞從瓊管陳通判覺者，周流海上，數年，至陸川而殂。及舉葬，但空棺，知其屍解矣。我始悔不從之學，用是篤意於神仙事也。」吾既聞成君說，後又五載，適得識陳通判覺，盡以訊陳，而成君之言信。

昭陵晚歲開內宴，蓋數與大臣侍從從容談笑，嘗親御飛白書以分賜，仍命內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，更且以香藥名墨遍賚焉。一大臣得「李超墨」，而君謨伯父所得乃「廷圭」。君謨時覺大臣意嘆有不足色，因密語：「能易之乎？」大臣者但知「廷圭」為貴，而不知有「超」也。既易，轉欣然。及宴罷，騎從出內門去，將分道，君謨於馬上始長揖曰：「還知廷圭是李超兒否？」

宣州諸葛氏，素工管城子，自右軍以來世其業，其筆制散卓也。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《筆陣圖》，自畫捉筆手於圖，亦散卓也。又幼歲當元符、崇寧時，與米元章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，每遺吾諸葛氏筆，又皆散卓也。及大觀間偶得諸葛筆，則已有黃魯直樣作棗心者。魯公不獨喜毛穎，亦多用長須主簿，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毫樣，俄為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。既數數更其調度，由是奔走時好，至與挈竹器，巡閭閻，貨錐子，入奴臺，手妙圭撮者，爭先步武矣。政和後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。吾聞諸唐季時有名士，就宣帥求諸葛氏筆，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，乃鐘揖吋？二枝乞與，其人不樂。宣帥再索，則以十枝去，復報不入用。諸葛氏懼，因請宣帥一觀其書劄，乃曰：「似此特常筆與之爾。前兩枝，非右軍不能用也。」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，其鑒識固不弱，所以流傳將七百年。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，則諸葛氏門戶豈遽滅息哉！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

昔有張滋者，真定人。善和墨，色光黳，膠法精絕，舉勝江南李廷圭。大觀初，時內相彥博、許八座光凝，共薦之於朝廷，命造墨入官庫。是後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。政和末，魯公辭政而後止。滋亦能自重。方其得聲價時，皇弟燕、越二王呼滋至邸，命出墨，謂「雖百金不吝也」。滋不肯，曰：「滋非為利者。今墨乃朝廷之命，不敢私遺人。」二王乃丐於上，詔各賜三十斤。然滋所造，實超今古。其墨積大觀庫，無慮數萬斤。世謂道君用度廣空帑藏，是悉繆說。不知元豐、大觀二藏雖研墨，蓋何事不具？仍豐盛異常爾。且以敵犯順時，元豐與內帑，自出河北、山東精絹一千萬匹，他絹則勿取。以是證焉，斯可知已。

江南李氏後主寶一研山，徑長尺逾咫，前聳三十六峰，皆大如手指，左右則引兩阜坡陀，而中鑿為研。及江南國破，研山因流轉數士人家，為米元章所得。後米老之歸丹陽也，念將卜宅，久忽就。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，才翁孫也，號稱好事。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墓，多群木，蓋晉、唐人所居。時米老欲得宅，而蘇覬得研山。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，共為之和會，蘇、米竟相易。米後號「海嶽庵」者是也。研山藏蘇氏，未幾，索入九禁。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研山，米老則有二，其一曰「芙蓉」者，頗崛奇。後上亦自為二研山，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。吾在政和未得罪時，嘗預召入萬歲洞，至研閣得盡見之。

太上留心文雅，在大觀中，命廣東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。時未嘗動經費，非宣和之事也。乃括二廣頭子錢千萬，日役五十夫，久之得九千枚，皆珍材也。時以三千枚進御，二千分賜大臣侍從，而諸王內侍，咸願得之，詔更上千枚，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。於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巖穴，蓋欲後世獨貴是研，時人或不知厥由。今世有得此者，非常材矣。

國朝西北有二敵，南有交趾，故九夷八蠻，罕所通道。太宗時，靈武受圍，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，是後可由海道來。及哲宗朝，始得火浣布七寸，大以為異。政和初，進火浣布者已將半仞矣。其後□筥而至，大抵若今之木棉布，色微青黧，蓋投之火中則潔白，非鼠毛也。御府使人自紡績，為巾褥布袍之屬，多至不足貴。亦可證舊說之訛。

奉宸庫者，祖宗之珍藏也。政和四年，太上始自攬權綱，不欲付諸臣下，因踵藝祖故事，檢察內諸司。於是乘輿御馬，而從以杖直手焉，大內中諸司局大駭懼，凡數日而止。因是，並奉宸俱入內藏庫。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，琉璃缶、玻璃母二大篚。玻璃母者，若今之鐵滓，然塊大小猶兒拳，人莫知其方。又歲久無籍，且不知其所從來。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，又謂真廟朝物也。玻璃母，諸珰以意用火煆而模寫之，但能作珂子狀，青紅黃白隨其色，而不克自必也。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，其模制甚大而質古，外視不大佳。每以一豆火爇之，輒作異花氣，芬郁滿座，終日略不歇。於是太上大奇之，命籍被賜者，隨數多寡，復收取以歸中禁，因號曰「古龍涎」。為貴也，諸大珰爭取一餅，可直百緡，金玉穴，而以青絲貫之，佩於頸，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，坐此遂作佩香焉。今佩香因古龍涎始也。

舊說薔薇水，乃外國采薔薇花上露水，殆不然。實用白金為甑，采薔薇花蒸氣成水，則屢采屢蒸，積而為香，此所以不敗。但異域薔薇花氣，馨烈非常。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

琉璃缶中，蠟密封其外，然香猶透徹，閒數十步，灑著人衣袂，經十數日不歇也。至五羊效外國造香，則不能得薔薇，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，亦足襲人鼻觀，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，猶奴爾。

香木，初一種也。膏脈貫溢，則其結沉水香。然沉水香其類有四：謂之「熟結」，自然其間凝實者也；謂之「脫落」，因木朽而解者也；謂之「生結」，人以刀斧傷之，而後膏脈聚焉，故言生結也；謂之「蠹漏」，蟲嚙而後膏脈亦聚焉，故言蠹漏也。自然、脫落為上，而其氣和；生結、蠹漏，則其氣烈，斯為下矣。沉水香過四者外，則有半結、半不結，為靈水沉。弄水香者，番語「多婆菜」者是也。因其半結，則實而色重；半不結，則不大實而色褐，好事者故謂之「鷓鴣斑」也。婆菜中則復有名花盤斯、水盤斯，結實厚者，亦近乎沉水。但香木被伐，其根盤必有膏脈湧溢，故亦結。但數為水淫，其氣頗腥烈，故婆菜中水盤斯為下矣。餘雖有香氣，既不大凝實，若是一品，號為「箋香」。大凡沉水、婆菜、箋香，此三名常出於一種，而每自高下，其品類名號為多爾，不謂沉水、婆菜、箋香各別香種也。三者其產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，真臘國則不若海南，諸黎洞又皆不若萬安、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。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，無能及之矣。又海北則有高、化二郡，亦出香，然無是三者之別，第為一種，類箋之上者。吾久處夷中，厭聞沉水香，況邇者貴遊取之，多海南真水沉，一星直一萬，居貧賤，安得之？因乃喜海北香。若淩水地號「瓦竈」者為上，地號「浪灘」者為中，時時擇其高勝。爇一炷，其香味淺短，乃更作，花氣百和旖旎。古人說香暨《續本草》、《西陽雜俎》諸家流語，殆匪其要。

合浦珠大抵四五所，皆居海洋中間。地名訖寶，名斷望者最，而斷望池近交趾，號產珠，尤美大。父老更傳，昔珠還時，蓋自海際，珠母生猶山然，高壘數百千丈，甚或出露波濤上，雅不知得幾何代也。刺史者每啟其貪欲心，或由是暴虐人，人不自聊。此珠所以去之，皆遠徙，從交趾、真臘諸異國，而珠母益不生，就生亦不實矣。俗言珠母者，謂蚌也。凡采珠必蜑人，號曰蜑戶，丁為蜑丁，亦王民爾。特其狀怪醜，能辛苦，常業捕魚生，皆居海艇中，男女活計，世世未嘗舍也。采珠弗以時。眾咸裹糧，會大艇以十數，環池左右，以石懸大緪至海底，名曰定石。則別以小繩擊諸蜑腰，蜑乃閉氣，隨大緪直下數十百丈，舍緪而摸取珠母。曾未移時，然氣已迫，則亟撼小繩。繩動，舶人覺，乃絞取。人緣大緪上，出輒大叫，因倒死，久之始蘇。下遇天大寒，既出而叫，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許，飲之醺，於是七竅為出血，久復活。其苦如是，世且弗知也。父老云：「頃熙寧末，安南連陷欽、廉，被繫虜，生靈嗷嗷，事甫定，而珠為盛還。當是時，商賈走四方，爭輻湊，遠民賴以安樂。竟坐主者婪濁，則珠浸徙去久矣。中興後乃復還，

海底積高才數尋。一刺史來，得此大喜，即妄為辭以罔其上，請復舊貫。因縛系諸蜑，慘其刑，一方始大騷。走視珠母，則莽見白沙布底爾。徒得珠母，雖合數千百，既破開，略無一珠。群蜑獨環之大哭，勿恤也。自是以貢則求諸他，且又加配率，開告訐。凡桎梏而破產者，大率皆無辜，千里告病。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惻，是天以珠池禍吾民也。」吾聞此，為憮然。後讀《熙陵實錄》，見書太平興國七年事，某月甲子，海門采珠場獻真珠五千斤，皆徑寸者，為掩卷眙愕。何其異哉而致是歟！久而思之，此無他，知實命吏之效。